

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最後一葉

美國著名作家著

許子由譯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叢譯著名學文界世

葉一底後最

著家名諸國美

譯由子許

海上

版出局書風湖

號四三七路浦七址地

寫 在 書 前

「在美洲的肥沃土壤上，栽培煙草和棉花是很適當的，可是要養育藝術這美麗的花朵，却好像是不很合式一般。」

這是昔時得了世界承認的英國批評家的定論。

的確像是那樣的，比着歐洲——英，俄，法，德等的熱鬧底文壇，美國總是格外底寂寞，直到「第一個新世界的文壇遺派到舊世界的公使」歐文出來後，美國的文學才不受人輕視，接着生了亞玲坡，霍桑，惠特曼，愛瑪生，郎法羅等詩人，小說家，於是，有神祕，人生，浪漫，幽默，心靈的變化，性的衝突等各種表現，才使美國的文學生色——在廣曠的美術原野上，開出幾朵世界底名花，在英，俄，德，法所圍住的文壇的圓桌，擺下一張美國的椅子。

可是在約二十年前，美國文壇又冷落起來了，要嚴格的說來，差不多確是像法郎士說的一樣，「值得讀的小說祇有傑克倫敦，辛克萊，納里士三人。」

但，現在訪美國的文壇，黎明的曙光正在照着。傑克倫敦，辛克萊等風靡一時，更有得利賽，劉易士，安迪生，果爾特等世界的作家，於是，那曠野又一變而為百花瞭亂的花園了。這許多的花卉中，有舞樂，有色慾，有怪異，有憂鬱，有機械，有虛無……等各色各樣；合成了吸收高度的近代文明的一切底複雜性的美國底美國文學的一個大藝苑。

美國文學的時代，現在是到來了。是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產生了的吧。時代的反映，是時形，是奢華，是苟安，是逃避，是悲慘，是掙扎，是希望，是吶喊，牠的多方面的精彩和中心的傾向，是正在表白和預言我們這時代的。這裏祇略說幾句，至於作者和作品，願讀者參閱小傳的介紹及由作中領略。

譯者

最後底一葉

目錄

歐文：碎了的心

霍桑：回春法底實驗

霍桑：海琴巴德先生的災難

亞玲玻：太早的埋葬

裨亞士：松朋的葬歌

奧亨利：最後底豹葉

傑克倫敦：玩豹者的故事

得利賽：鄉里的醫生

安迪生：小村的記事

目	錄
安迪生：犯人的聖誕節	
菲查拉特：婚禮	
任泰利：呆笨的愛爾蘭人	
果爾特：亞美利加的飢饉	
譯者的話	

寫 在 書 前

「在美洲的肥沃土壤上，栽培煙草和棉花是很適當的，可是要養育藝術這美麗的花朵，却好像是不很合式一般。」

這是昔時得了世界承認的英國批評家的定論。

的確像是那樣的，比着歐洲——英，俄，法，德等的熱鬧底文壇，美國總是格外底寂寞，直到「第一個新世界的文壇遣派到舊世界的公使」歐文出來後，美國的文學才不受人輕視，接着生了亞玲玻，霍桑，惠特曼，愛瑪生，耶法羅等詩人，小說家，於是，有神祕，人生，浪漫，幽默，心靈的變化，性的衝突等各種表現，才使美國的文學生色——在廣曠的美術原野上，開出幾朵世界底名花，在英，俄，德，法所圍住的文壇的圓桌，擺下一張美國的椅子。

可是在約二十年前，美國文壇又冷落起來了，要嚴格的說來，差不多確是像法郎士說的一樣，「值得讀的小說祇有傑克倫敦，辛克萊，納里士三人。」

但，現在訪美國的文壇，黎明的曙光正在照着。傑克倫敦，辛克萊等風靡一時，更有得利賽，劉易士，安迪生，果爾特等世界的作家，於是，那曠野又一變而為百花瞭亂的花園了。這許多的花卉中，有舞樂，有色慾，有怪異，有憂鬱，有機械，有虛無……等各色各樣；合成了吸收高度的近代文明的一切底複雜性的美國底美國文學的一個大藝苑。

美國文學的時代，現在是到來了。是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產生了的吧。時代的反映，是時形，是奢華，是苟安，是逃避，是悲慘，是掙扎，是希望，是吶喊，牠的多方面的精彩和中心的傾向，是正在表白和預言我們這時代的。這裏祇略說幾句，至於作者和作品，願讀者參閱小傳的介紹及由作中領略。

譯者

我從沒有聽到

有真的情變不曾受到摧殘

爲了痛心的煩惱；那，正像毛蟲一般，吃掉

春天最美麗的書葉——那玫瑰。

密德爾登(註二)

那些失去了少年心的感受性的人們，或者是那些在放蕩輕浮的遊浪生活裏長大起來的人們；都冷笑着一切的戀愛的話，認那些浪漫的熱情只不過是小說家和詩人的構作，這已經是普通的慣作了。可是，我的對於人性的觀察，使我想到相反的一面去，牠們給我辨明，無論一個人的性格的表面是怎樣地因世俗的煩勞而冷卻，或者是由交際的技術養成了一種輕浮的微笑，但是沉靜的情炎，還是潛伏在冰冷的胸的深處，一燃燒起來，便極其熾烈，結果往往是毀滅的。實在的，

我是一個盲目的愛神的真誠的信徒，且是澈底的信奉她的教的。讓我告白實在的事實嗎？——我是相信失戀的存在，和爲失戀而死是可能的。我並不想那對於男性會是致死的難症，可是，我確信那是使許多可愛的女性折夭的災殃。

男子是利益和向上的動物，他的天性引他跑向世界的競爭和匆忙去；戀愛祇不過是他青春期的裝飾，或者祇不過是幕間唱着的歌。他希求聲名財產和世界人們所想要的東西，更想支配他的同種的人類。可是女人的一生是愛情的歷史，愛情是她的生活的世界，她的野心和努力亦只想開拓情的領土，她的慾心所追求的隱祕的寶物，亦是在情的世界。她冒險地投擲她的同情，她把她的全靈魂從事於愛情的買賣。假使是破滅了，她的狀態是絕望的。——因爲那是她的心破產。

失戀對於一個男子許會引起多少的痛苦，那雖是有些傷害柔和的感情，——阻害前途的幸福，可是男子本來是活動的東西，——他能夠在種種事業的旋渦中發散他的思想，亦能夠投身在快樂的潮中，或者，要是失戀的地方是太過充滿着

痛苦的聯想，那他可以任意地移他的住居，像是「展開早晨的翼，能夠飛到地球的最後的一角，可以在那裏安息。」（註二）

可是女子的生涯是比較固定的，瞑想的，她總是她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朋友；所以，要是這些思想感情一旦變成了悲哀的奴隸，她能夠向那裏尋求慰安呢？她的運命是在等待男子的懇求，而成為男子的東西的。所以要是她的戀愛終於不如意，那麼，她的心正像是給佔領，掠奪，放棄，沒人住地丟着的堡壘一般。

幾多的明眸黯澹了，——幾多的溫柔的頰蒼白了，——幾多的美麗的姿容，在墓穴中消逝了，更且沒有一人能夠曉得那使她的美麗凋萎的原因。正像鴿的羽翼遮住鵝腹，隱蔽那侵蝕牠的生命的瘡傷一樣，向世間的人們遮蔽着她的失戀，是女子的天性，優柔的女性的戀愛常是羞怯的，沈默的，縱使幸運，她就是對她自己亦不稍吐她的得戀。可是，要是不幸走了別端，她却把那個埋葬在胸中，讓牠踴躍在那個傷殘的心中，心的希望，在她完全不中用了。生存的大魅力是快終

滅了。她廢去了那一切使精神旺盛脈膊加強使血液成為增進健康之流在血管裏流通的運動，她的休息亦破壞——甜蜜的睡眠的清涼劑因憂鬱之夢而變毒——飢渴底悲愁吸着她的血，終於那衰熱透了的身體，耐不住些微底外面的傷害死了。不久之後去尋找她，你會找到她的朋友在她天逝的墓前哭泣，奇怪着那最近還是為一切的健康和美麗而光輝着的她，會那樣快地葬送在黑暗的墓穴裏，怕有人跟你們說是驟然的寒氣偶然的疾病使她倒下去吧。——可是，沒有知道那早已使她的精神枯竭，使她這樣容易地成為這病的犧牲的心病。

她像是森林的驕傲和美飾的大木，姿態美麗綠葉鮮妍，但蟲腐蠹着牠的心，當我們想那樹該是最豐茂的時候，却忽然地見牠枯萎了。我們看牠的枝垂地，葉一葉葉地落，終於衰弱枯萎在森林的陰靜中倒下了，可是我們熟視着牠的美麗的殘骸，儘管在想像竟有那能夠使這樹枯死的狂風和暴雨。

我看過了許多女人的例子，她們跑向衰弱自暴自棄，像蒸發在天空一般地從

地上消逝。幾次地追尋她們的死因，經過了肺病，感冒，衰弱，困憊，憂鬱種種的變化，終於追溯到那最初的失戀的症候。最近，我亦聽到一條這樣的例子，因為那事情發生的時候，那本國的人們，都很知道的，所以我只照他們敘述的說。

大家一定都還記得愛爾蘭的愛國者，那青年的E君的悲慘底故事，（註三）因為那是非常之痛切，不能夠就忘掉的。在愛爾蘭的反亂中，他被以叛逆的罪名審判，宣告有罪處了死刑，他的敗亡給社會的同情心以深刻的影響。他是那樣的青年，聰明，義俠，勇敢，具有那一切我們愛好青年的。受審問中的他的態度，亦是從容不懼，——像那否認對國家叛逆的義憤——辯清名聲的口才——以及那在下了宣告絕望的時候，對後世的人們的哀痛底悲訴。——這一切都深銘在仁慈的人們胸中，就是他的敵人亦悲歎着那使他處了死刑的嚴峻的政策。

可是有一個人，一個心的苦悶到底不能描寫的人。那是E君在較幸福的順境的時候，他贏得那現在死了的從前愛爾蘭律師的女兒——那可敬的美麗少女的愛

的。她以不計利害的熱情，女人早年的初戀愛着他，一切世俗的金言都反對他，運數不幸時，誹謗和危害將污壞他的名譽。可是，她因為他的忍耐，更加愛着他，要是他的運命至於能夠喚起他們的敵人的同情，那末，她的悲痛——那全靈魂充滿着他的姿容的悲痛，該是怎樣呵！請給那些墓門驟然在自己和愛人之間關閉了的人們——那些坐在最美麗的愛者離去的墓口冷清孤獨地給殘留在地上的人們說吧！

而且這樣可怕底不名譽底死的恐怖呵！沒有一些回憶起來可以安慰離別的痛苦的事，沒有一些在那憂鬱時的溫柔的事，使別離成為可懷的情景，亦沒有一些溶解悲楚的祝福的眼淚，像天賜的甘露般下降，來蘇復苦痛底別際的心靈。

使她的寡婦生涯更加寂寞的，是她因為這不幸的戀愛受父親的不滿，沒踏她父親的地方這事。可是要是友人的同情和盡力，能得達到一個受了那樣恐怖的衝動沉鬱着的心，那她怕不會缺少慰安吧？因為愛爾蘭人本來就是富於銳敏寬厚的

感受性的國民。豪富名貴的家族對她盡了溫柔的款待，她亦給伴進交際社會裏，人們想用各種的事情和娛樂來消散她的憂鬱，使她忘記那悲痛的戀愛的事，可是那些全然無効。一種不幸的打擊，已經損傷焦灼深及靈魂——貫穿了幸福的根源——使牠枯死，再亦不讓牠發芽開花了。她並不反對出入歡樂的場所，可是在歡樂場中，她仍是和深居孤獨同樣地寂寞。並不明白地意識着她周圍的世界，而祇是在悲哀的幻想中徘徊着，她嘲笑一切友誼的諂媚，她是懷抱着「不聽魔術家的符咒，魔術自不會應驗」(註四)的心中的悲哀的。

給我說這事的人，嘗在化裝跳舞會會過了她，怕沒有比在這樣的場合裏看見這憂傷的人更愴痛的光景。那周圍的人都是歡樂的，祇有她是像幽靈般淒迷，寂寞和不樂。——看她那歡樂底裝飾，像要欺騙自己的可憐的心，暫時地忘記悲哀一樣，蒼白地沉鬱着，沒精打采地徘徊了華麗的廳房，輕浮的羣衆間之後，她坐在奏樂所的阶段上，茫然地——那便表示她不曾感到歡樂的情景——望了望一會

周圍的情景，她唱起病人般虛浮的短的哀歌來，她有絕妙的聲音，可是在這場合却是非常單純哀切，因為實在是歌唱出一條悲傷的靈魂，所以她的周圍聚集了沈默的羣衆，誰都流了淚。

這樣底真誠和溫淑的人的故事，在以熱情著名的國裏決沒有不惹起重大的興味的。這故事使一個勇敢的軍官五體投地地佩服，他向她求婚了，因為他想對死者這樣真誠的人，對生者亦一定深情厚愛，可是她謝絕他的眷愛，因為她的靈魂已經被她從前的愛人的記憶所佔領了，可是他總是繼續地請求，他不求她的愛，是求她的珍貴。他的努力使她相信了他，同時，她自覺到自己的貧乏的依賴的境遇，因為她是生活在朋友們的好意之中，總之，他終於得夠和她結婚，雖然是附伴着嚴肅底保證，——便是她的心是不變底是屬於她死去的愛人的。

他希望轉換地方會消去她早年悲哀的記憶，他伴她到西西利去，她是一個可敬可愛的妻，同時亦想做個快樂的妻子。可是沒東西能醫癒那深侵在她心底的沉

默，破壞一切的憂鬱。她徐徐地可是絕望地衰弱消瘦終成死戀的犧牲而死了。
(著名的愛爾蘭詩人摩亞(註五)做了下面的歌，實在是爲了她的。

她遠從在她的青年志士睡着的國前來，
她的周圍戀人們追慕着；

可是她冷淡地避開他們的視線，哭哀，
因爲她的心早在他的墓裏深埋。

她唱着她親愛的故里的俗歌，

那些歌曲都是她在世時所愛的——

啊，喜樂地聽着她的歌的人是不會曉得，

那歌唱者的心臟是怎樣地在破裂！